

## 第一章 泰华农民题材小说所反映的农村特色

泰华作家的农民题材小说大多都展现了城市化前传统农村社会的种种状态及农民生活形态与画面，以此给主要居住于城市的读者们展现出泰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各种特色。如：农村的结构，互帮互助的社会，依靠自然界的社會，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习惯，泰华民族与泰国民族的融合等。

### 第一节 农民社会的结构

泰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有着特殊的情形，是“一个小群独立的部落，以家庭为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民的生活上大致相同，彼此相处亲近感情深厚像亲戚家人，有一致的群体，常常互相帮忙” [1] (P13-14)。这些农村社会结构的特征都在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充分地得到反映。

#### 一、以家庭为主

首先，泰华农民题材小说大都反映农民社会的基础即家庭结构。有不少此类小说描写农村社会的农民们都靠着继承祖先传下来的田地，以及按照着前代教育下来的工作方式干活。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林文辉《赤贫儿女》，林作明《雨夜凶仇》等小说都有述说这一点。例如，《生活在东北线上》中述道：“他的太太与儿子已在刚犁过的苗床上工作了，小孩子从小跟着父母干活，长大后就可以继承着干下去” [2] (P13)；《赤贫儿女》写道：“我们都循着祖先传下来的方式，随着季节耕耘。春耕时，都是哥哥帮着爸，把持着犁头，紧跟在耕牛的后面，犁头翻起新鲜的泥土，和一股亲切的气息” [3] (P72)；《雨夜凶仇》一样写道：“回到三年前去，空大村里有一对小夫妻，靠着祖传遗留下来的块小土地” [4] (P170)。

以上例子表现了泰国农村社会的生产力量基础上来自于家庭，农村家庭成员必需合作从事农务。这些作品都描写农民家庭中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同甘共

---

[1] Ratchanikorn Serttou. Rural Community[M]. Bangkok: Thaiwattanapanich Press, 1975.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4]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苦，彼此辛苦劳作，以便养家活口。还有许多其他此类小说也述说这一点，如陈博文《大地之变》，林文辉《金银树》，林作明《化了冤仇结亲家》，刘扬《岔道口》，毛草《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邓澄南《巴塞河畔》等小说。这些小说都叙说泰国农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支持，相依为命。田里的所有农业都依赖家中每一位成员共同工作，不管是家里男女老幼都要为其田地付出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例如：《大地之变》描写仑全夫妇及其四五位儿女都为这片田地辛辛苦苦挣扎了几十年；《岔道口》描述乃猜从小就骑牛跟着父亲到田里工作；《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也描绘我和父亲一起劳动。农村家庭中每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有他的负担与责任义务，家里每一个成员是生产中的一个单元。

因为，乡村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向来相依相存，对家庭负有着共同的目标，有着深厚的关系，他们之所以有着团结一致不可分离的思想，即使有的人已离开家乡，到别处生活、工作，但这种团结一致不可分离的关联依旧。巴尔《沸腾大地》，《赤贫儿女》，《生活在东北线上》，《归宿》均证明了这一点。《沸腾大地》与《生活在东北线上》中的人物，虽然到别地工作、生活，常常寄钱回乡补贴家用。《赤贫儿女》中的“我”虽然好久离开家乡到曼谷工作，但家乡的事却始终不能忘却。同样，《归宿》中的主人公虽然到曼谷谋生，常常回乡。《生活在东北线上》也描写了插秧割稻时期，那些出外工作的青年男女，都请假回来了，他们有的在外成家的，也把夫婿带来，帮忙农村家里各种农务。这些作品表现农村家庭成员之间团结一致的深厚感情。

## 二、领导组织

从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读者可以了解到泰国农村社会里存在着比较稳固紧密的结构。在农村社会里，为了维持村庄社会的治安，村庄都会配置村庄里较有年纪或受村民所信服者为领袖（未必政府所任命），来负责管理村里种种事物，以便营造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在发生问题或者要求协力的情况下，领袖会召集各家的家长或全村人来共同商讨，解决问题。

《生活在东北线上》的开头写道：“在村长乃良领导之下，大家守望相助，亲爱团结，形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小社会”<sup>[1]</sup>(P4)。当村里发生干旱缺水问题时，由村长立刻召集村民动手，把水井挖深下去，以便解决缺水问题。又如，《岔道口》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当乃猜的五头牛儿全被人偷走时，他立即

---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去向村长报告。村长得知后，马上召集村里的人们，带了武器，分头追寻。同时，村长也为乃猜向当地警署报案。

《大地之变》中，当农民们得知他们所租的田地快被收回的事后，各个家庭中的家长就被召集到仓全的屋子集中，商量该如何应付。仓全也为他们出点子，带领他们去和地主农民商议，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在《咆哮森林》中，村长领导人乃攻也算是非任公职的。“他常寻求新知识，个性豪迈、喜抱不平，不合情理的事必然据理力争，常为乡人排忧解难，反对权势人物气压善良，故甚得乡民敬服”<sup>[1]</sup>(P159)。于是，他虽然没有官方授予的头衔，“但却隐隐然成为这一带农村的领袖”<sup>[2]</sup>(P160)。有一次，在这山村后山上，从缅甸闯进来一股甲良族人。当乃攻知道这消息后，即时号召村民集会，商议驱逐这批入进外族。同时，他也出面领导农民上山，率领村民队伍与甲良族人作对，又代表村子去和甲良族人理论。有客人从远方来时，也就是他代表着村子去接待。又有一次，在本村子后山上，有一批人躲在山林深处任意偷偷砍伐森木。他探查而确证真相以后，再次召集村民队伍，勇猛无畏地率领同心协力的村民队伍去探索，强硬把这批盗贼打散赶走。

《生活在东北线上》，《岔道口》，《大地之变》，《咆哮森林》等均证明了农村社会里有着比较稳固紧密的结构和领导组织。村庄里的各种问题与事物都由其领导管理安排，领导农村人民，使之产生具体的村民集团，村民能够同心协力、井然有序地处理村中种种问题与事物，以便村子可以维持着亲爱团结，治安宁静的社会秩序。

### 三、同心克苦

泰国农村人民生活，每个部落生活可能因地点不同而有所异，但生活的基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的进行大致相同，使得农村人民集合成一个聚大坚固的群组结构而彼此有着深厚不渝的情感。

比如，在《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林文辉《金银树》、林作明《化了冤仇结亲家》等小说中，主人物都是胶农，其同村人民也都是胶农。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这些小说都描写，他们彼此每夜一起在胶林的深夜里来回忙着割胶、收集胶汁。在雨季，他们彼此同样停顿工作，愁眉苦脸望着哀愁的天空，垂头丧气的听者悲伤的低吟，共同感受忧心忡忡的情思。毛草在《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写道：“生活迫使胶农在雨季里叹息”

---

[1] 陈博文. 陈博文短篇小说自选集[M]. 八音出版社, 1996

[2] 陈博文. 陈博文短篇小说自选集[M]. 八音出版社, 1996

[1] (P33), 也迫使他们维系心绪起来。在《金银树》中, 当橡胶价格低落时, 同样给他们胶农带来狠狠打击, 生活相似出现问题, 均感受悲痛欲绝的情感。哀愁难解, 只好互相诉苦诉愁, 互相安慰, 互相支持。

在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陈博文《大地之变》等小说, 主人物都是佃农, 其同村人也都是佃农。他们彼此的生活都随着季节活动。在干旱灾害的日子里, 他们愁眉紧缩的望着干燥的天空, 互相诉苦诉愁, 怒火中烧似地抱怨老天爷, 共同感受忧心如焚的情思。在下雨的日子里, 他们同样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巴尔《沸腾大地》中也描写了莲花村村民一起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的深厚感情。本作品写道: “穷人是应该互相帮助的, 因为穷苦人的苦像苦瓜一般的苦, 大家有苦大家尝! 有福大家享! 在困苦的环境中才能瞧出每一个穷人的真情, 莲花村三年二年荒。要不是大家互相帮助, 哪能度过饥荒呢?” [2] (P135)

#### 四、相近如亲

在泰国农村社会, 村民把村子当成一个大家庭。对于同居于村子的人都视为亲人, 故在称呼上都称为公公、婆婆、爸爸、妈妈、伯伯、姑姑、哥哥、妹妹等。这在泰华农村题材小说里都有所涉及, 如: 刘扬《岔道口》、陈博文《咆哮森林》、林文辉《金银树》、邓澄南《归宿》等。在这些作品中, 读者常常可以意识到作品中的人物以亲属称呼去招唤同村农民, 无论他们有否此血缘关系, 并照此称呼的身份去对待对方。

在《岔道口》里, 读者常常看见乃猜的同村农民, 如其邻居的姑娘乐, 唉通的妻子都以“猜哥”的称呼去呼唤乃猜。乃猜也把邻居的中年女人称为“玛婶”。他们虽然以“哥”及“婶”等亲属称呼去称呼对方, 但他们并非有何血缘关系。同时, 农村们亦以所受称呼的身份去对待对方。本小说的乃猜自小受着玛婶的照顾, 自幼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也多亏玛婶帮忙, 乃猜做事情之前, 要先考虑到玛婶的感觉及面子。同样, 在《岔道口》的主人公林忠常常以“伯伯”的称呼招唤年纪较大的同村农民, 如: 黄伯伯, 王伯伯, 祥伯等。

《归宿》中的静云虽然现在在曼谷工作, 已经好久没有居住在乡村里。但是, 每次回家乡时, 邻居小孩一见到她就非常高兴, 依旧故称她为“雯姐”。由此可以反映出他们亲戚的关系依旧, 没有随着时间、距离而冲淡, 衬托出农村亲戚的关系之深。同样, 《沸腾大地》中的莲花村, 人们也常常以“叔”、“伯”、“娘”等亲戚去称呼同村长辈, 如: 娘暖、叔蔡、娘莲、丕廊[3]、伦

---

[1]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 丕廊: 兄弟们。

良<sup>[1]</sup>、伦鲁<sup>[2]</sup>，等等。相反，莲花村人们遇见官职人员时以“阿乃<sup>[3]</sup>”去称呼对方。由此，暗示莲花村人民都归于亲戚一家，而官职人员则不是的。

《咆哮森林》更明显地反映这一点。乃功向同村们演讲时引用“诸位伯叔，诸位兄弟”。这暗示他把同村农民都视为亲戚家人。还有，乃攻对村庄里年长者亦以伯叔为称，如“伯清波”，“叔亮”等。“伯叔”等亲戚称呼不仅只是在称呼而已，在行为上也按此称呼去实行。乃攻对待这两位伯叔彬彬有礼、毕恭毕敬。他遇到难解之事时，常常去向这两位长辈请教，请求其主张，如同外甥向伯叔求助似的。这两位长辈亦以“伯叔”之称的身份看管、教导本村的年轻人。他们对乃攻都有慈祥之心，为乃攻出主意，教育和劝告，如同伯叔照顾、训练自己的外甥似的。虽然，乃攻与伯清波和叔亮以及其他村民并非有此血缘关系，但由此读者仿佛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有着亲戚之关系，体会到村子人们都融洽得就像一家人的地步。相反，乃攻在一股甲良族人演讲时，不是以“诸位伯叔，诸位兄弟”为称，而是转而运用“各位朋友”为称。又如，他面对来自京都的人们时，故在自称“在下”。这全都体现他们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甲良族人与都市人）不算为其亲戚，而是外人，同村人民才算为亲戚，证明其“兄弟”，“伯叔”等的称谓不是轻率的引用，而是庄重的引用，更衬托出农村亲戚的关系之深。

## 五、合力相助

如上所述，泰国农村社会可归为集体性之社会，社会里有着非常深刻的群体性，是人们合力相助的社会。合作则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基本主旨，也是乡村的基本理想。乡村里每个人都一样，彼此互相帮忙。于是，这种集体性、群体性的形式发展而组成了村里合力相助的小机构。因此在小说里，农村社会里那种合力相助的感动情景常常跃然纸上。

例如，《生活在东北线上》中有写道泰东北部村里互相帮助农业的小组织：“他们村里（或全东北线上）的人们有一种〔拢客〕的规矩，便是亲戚朋友们互相帮助插秧与割稻，轮到的主人就要负责伙食，他们的劳动是合群性的，不计工值的，就是资本家的〔拿来田〕也一样可以〔拢客〕”<sup>[4]</sup>(P15)；《阿叔》中也描写泰中部农村里也有类似的小组织。《金银树》也描写当泰南农民林忠一家人都忙着种胶籽时，其同村胶农阿程夫妇也过来帮忙。

---

[1] 伦：阿伯。

[2] 伦鲁：小妹妹。

[3] 阿乃：爵爷。

[4] 叶树勋主编，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1990.

另外，《金银树》也有提及本社会组成了警报降雨的小组织。还有，《岔道口》中的主人公乃猜被人偷走其五头牛儿时，有十多个村民和其邻居来帮忙寻找。《化了冤仇成亲家》同样也有描写泰南村民有着集团性的小机构，乃是村中安全维护小机构：

““当当当当...”张婶敲响了白铁桶，向邻居示警求助。夜阑更静的胶园，震天价响的敲铁桶声，是可以传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去，而且居民有密约，夜间凡是有闻到铁桶声，就是说发生盗贼抢劫示警，都会纷纷跑来援助，就是平日有私怨者，也会暂时摒除己见合作，这也正是胶工团结的特点”[1] (P160)。

这一切都表明了泰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之一是“互相合作”的社会，因此，各地农村社会里都有比较系统而稳定的合作相助的组织。

## 第二节 品格优美的农民

在许多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泰华作家比较倾注于发掘出农村人物身上的传统美德。不少作者以敏锐的笔墨勾勒描绘了贫困农民的善良、浑厚的性格，着力歌颂农民的优良品格，从而表达作者对农民的关爱与赞赏。

有的泰华农民作品直接小说里提及农民的优秀品质，表现农民身上的美德，如林文辉《金银树》写道：“尤其是我们园里人，太诚实，无心机；”[2] (P106-107) 巴尔《沸腾大地》也写道：“茉莉的父亲乃良，方棱棱的脸呈现着憨直、耐劳、保守、怕事的神情，具备了东北佬祖人固有的民族品质特征”[3] (P2)。

在不少此类小说里，泰华作家常在其作品中以“忠厚”等词语形容泰国农村人们的表情、话语与行为，如：《生活在东北线上》以“忠厚”形容乃宋的微笑，《巴塞河畔》以“忠厚”形容乃趋的行为等小说。从此体现了泰华作家对农民纯朴品质的赞赏。

---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一些作品没有直接描写农村人们美德的特征，但由农村的人们以心比心，善待对方，随时伸出援手帮忙的描写而展现了农村人们优美品德之特征，如：林作明《化了冤仇成亲家》，刘扬《阿叔》、《穷人》等。在《化了冤仇成亲家》中，乃盛与张宽叔两家是仇人，但乃盛被毒蛇咬中时，张宽叔并没有对乃盛的倒霉幸灾乐祸。相反，张宽叔得知乃盛的故事时，暂时放下仇意，立刻伸出援手，拯救了乃盛的一命。在《阿叔》中，阿叔的牛群突然狂奔，他被稻茬拌了一跤，仆倒在地，一时爬不起来。本村村长仓汶虽然不认识这位中年人，事也不关己，但他一见到就立刻声令周围人去帮忙。周围人都急忙放下自己的工作，飞奔上去，热情地帮忙这位中年人。这两部作品都反映农村人们善良、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

《穷人》描写一位老实的农村妇女，她家非常贫穷，她常常来向“我”买腐烂死鸡，因为“我”知道她家的情况而对她很同情，多次要把话鸡免费送给她，但她每次都拒绝，说她没钱买。他的丈夫死后，家况可说是越惨，因此，“我”常常叫人把死鸡和破蛋免费送给她。不料，一天，她突然拿钱来还“我”，说是死鸡与破蛋价。“我”不想接，因为死鸡与破蛋对“我”是小事，而且那是“我”要给的。但她向“我”说：“请你无论如何要收下，不然我心里很不安。……头家对我们太好了，孩子的爸临终也一再吩咐要还清，头家不收下，孩子的爸在地下也会不安的。”<sup>[1]</sup>(P20)。这里都展现出农村人们老实、真诚的心态，以及不忘恩背义的精神，“我”对他们的善意，他们俩都牢牢记住，全都反映了农民们身穷志不穷的本色。

另外，有的作家直接把乡下人与都市人来进行道德品质的对比。如：林文辉《赤贫儿女》反映了乡村人们善良、诚实的品质，他们学不了城市人们尔诈我虞、阴谋诡计、笑里藏刀的本色。城市里的各种恶臭风气都不能玷污到浑厚乡村人，从而更衬托出乡村人的优秀本色。

还有的作家通过城乡人们的对比衬托出农民人们的传统美德。如：徐南君《患难见真情》与《归宿》等。

在《患难见真情》中，我家的胶园浸了水，房子也快要遭受雨水淹没，快要住不成了。妈妈决定去找我们居于市集里的一位富裕亲戚炎生伯帮忙，商量暂时到他家住几天。但是，富裕的炎生伯却见难不救，还利用此刻来占我们的便宜，要我们的钱。相反，村中的朋友玉珠、莲花、秀娟等一知道我们家陷入窘境时，立刻来帮助我们，还让我们暂时住在他们的家。水退后，他们还带领

---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着其他村民，热情地来帮我们家修造房子与胶园。作者一方面赞美农村人们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批判了都市人自私刻薄的品行。由此，衬托出农民人穷志不穷的美好品格。

《归宿》中的巴塞农民静雯与建华非常善良。来自巴塞农村的静雯同情秀兰的遭遇，接纳、照顾、帮助秀兰这个长久在城市里被视为下贱的舞女。作者除了藉此赞赏农民善良的品格，还讽刺城市人的势利和冷漠。静雯的大哥建华虽然一只手残坏，但有一颗心善良的心。他得知秀兰的身世后，不但没有嫌恶她，还决定和她结婚。相反，秀兰的弟弟不但忘恩负义，还嫌恶为他们做出牺牲的这位姐姐，指责作姐姐的堕落，从此姐弟相逢成陌路。作者一方面歌颂农村人民的优良品格，另一方面以这些情况作为都市人民自私刻薄状态的讽刺，以致更反衬出农民人穷志不穷，身残心不残的美好品格。

总之，善良的人性是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泰华农村题材小说叙述乡村人们具有仁慈心，心胸宽大的美好品格，乐于帮助别人，及忠厚的美好品质。

### 第三节 依靠自然界的社會

古往今来，农民与自然分不开的。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自然界中。他们必须依靠自然才能得到存在。他们之所以需要学习和自然共处，适应于自然。自然可说是他们生命之根。如果用医学理论来说，心脏是人体器官脏腑中一个最重要的器官，起着主宰人体各脏腑进行着协调的生命活动的作用。心脏的主要功能是推动血液在脉管中运行，以供应氧和各种营养物质，并带走代谢的终产物，使细胞维持正常的代谢和功能。农民社会与自然可以如此比喻：自然界就是农民器官脏腑中最重要的器官，起着农民能够进行着协调的生命活动的作用。自然能提供充足资源，以营养生活与持续工作，使他们农民能够维持正常工作与生命的代谢和功能。

在农村经历过的许多泰华农民题材作家，农民依靠自然的社会这一个独特景象当然难于脱离其敏锐的眼光。因此，大量泰华农民题材小说均常常反映了农民与环境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农民与自然的关系。

在不少泰华农民小说的开头，读者常常明显地看见农村社会都立处于宁静舒适的自然环境之中的描写，以及农村人民习惯于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的画面。这可说是泰华作家给读者暗示了农民与自然之关系。这里举了三部较

为突出的作品为例子，乃是刘扬《阿叔》、陈博文《开天辟地》和郑澄南《归属》。

“薄暮，太阳已经下山，褪残的霞光映射在绿色的原野上，给田野、树木、村落全镀上了通一色的玫瑰红，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一阵阵轻飘飘的微风吹拂在身上，凉丝丝地，分外畅快。连最顽皮，最爱爱走动，经常东奔西窜的小牛犊也安定下来，埋头吃草。我坐在就近的田塍上，监看着牛群，而阿叔，守着对面，一切沉浸在静穆之中。这就是千千万万个泰国农村的缩影。” [1] (P21)

“一路上野树苍苍绿草没胫，成群的蝴蝶随风飞舞，山坡上长满了五彩缤纷的野花，他们拨开长长野草寻幽探胜般逐步向前迈进，一直走到半山腰，眼前呈现一片苍龙景色，这是一幅天然美丽的佳景，周围古木插天，大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枯叶，笔直的椰树棕树挂着一颗颗果实，猿猴和飞狐在浓密的林木顶端跃来跳去，他们目睹如仙境般的景致，几乎给它迷住了...” [2] (P3)

“一路上瞪着眼朝车窗外，细心欣赏那些她从未见过的静静树林和原野，农村和草舍。农妇农夫在烈日下种田种园，有的在赶着牛群吃草，还有各种鸟儿在自由自在的跳跃在公路旁的树梢上，飞翔在高空中。” [3] (P11)

泰华作家在以上作品的开端就选而插入了“山”，“绿色的原野”，“田地”，“树林”，“东奔西窜的牛犊”，“田塍”，“牛群”，“田园”，“鸟儿”，“苍苍绿草”，“野花”，“猿猴”，“飞狐”等充满自然气氛的词语，在构成了农民世界——自然界的社會，把一幅天然恬静的农村画面放在读者眼前。这说明自然界环绕了农民的世界。农民们天天都生活在这样原野、树林、野草等自然环境下。他们从来都工作在烈日之下，微风之中、田园之内，居住在自然料造的“草舍”屋子。这显然都反映自然就是他们生命之根，作家藉此暗示读者农民与自然的关系。大自然是农民的家园和安身之所。

有的作家甚至于直接把农村美静的社会与城市喧闹的社会进行比较，以此衬托出农民自然社会之美，如：毛草《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中写

---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陈博文. 陈博文短篇小说自选集[M]. 八音出版社, 1996

[3] 邓澄南. 归宿[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道：“住在胶林里是快乐舒服的，没有城市的器闹声音，只有幽静的环境，绿色的叶丛，清新的气息，合拍的整齐如队伍的橡胶林共度岁月，听鸟儿歌唱，清风徐徐轻抚着胶叶，声音有如悦耳的音乐。” [1] (P32)

除此之外，泰华农民题材作家亦表现了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与大自然不能分开的紧密连接与缘分。换言之，农民们都必须依靠着大自然，如河水，雨，季节与动物，受着大自然所控制。

在《大地之变》中，作者陈博文写道“这是中部地区最好的良田地区，向来就有米仓谷坞之称。这片地区，湄南河贯穿其间，沟港纵横，水源充足，历代皇朝，都是建都在这一带因其粮产丰饶，取给无缺也。” [2] (P5)。这明显地反映泰中部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一向都和河流川江有着分不开的密切关系。这句暗示因为有这条河水，他们的果实才能如此丰收。从此可以留给读者体会到河水对农民是多么重要的地位，让他们想象到如果缺乏了河流，果实一定不会如此丰收。于是，这反映农民的生活与工作能力从来都来自于依靠着河流，利用川江。

另外，泰华农民题材小说还展现农民与动物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生活中都有动物们围绕他们的世界，每天与动物共和相处。可说鸟儿是他们的朋友，昆虫就是他们的歌儿，牛儿就是它们的伴儿等。如，《金银树》写道：“远方有断断续续的歌声，间有敲桶和吹号。近处有蟋蟀唧唧和不知名的虫声” [3] (P95)；《归属》农妇农夫在烈日下种田种园，“有的在赶着牛群吃草，还有各种鸟儿在自由自在的跳跃在公路旁的树梢上，飞翔在高空中” [4] (P11) 等小说。这些场景的描绘展现了农民与大自然分不开的缘分。

还有，诸多小说也比较深刻地描写农民与牛儿的亲密关系。这些小说如陈博文《大地之变》，毛草《生活在东北线上》，刘扬《阿叔》、《岔道口》，巴尔《沸腾大地》等作品均描绘农民都没有使用现代机器来耕种田地，倒是用牛来助于耕种，再次反映出农民依靠自然的状态。这些小说深层地描绘农民与水牛的深刻关系。

对农民来说，水牛不只是一种动物，而是他们的朋友，甚至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例如，陈博文《大地之变》中，作者描绘仑全不愿意把其老牛卖给别人的痛苦情感，表现出他和牲畜的亲密关系。虽然本小说没有直接地表露，但从

---

[1]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司马攻编. 陈博文文集[M]. 鹭江出版社, 1998.

[3]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4] 邓澄南. 归宿[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仓全没有把其老牛当牲畜，而把它当作一位人、一位朋友、甚至一位家人。作品中不时叙述仓全常常向其牛儿谈话，如同牛儿不是动物，而是会懂话的人。他有说不出的心痛时，有时没有向亲妻儿女诉苦，而向其老牛诉苦。这反映动物（牛儿）就是农民的贴心人。

再如，《阿叔》、《岔道口》与《阿叔》也都描绘农民自小到大就和牛长在一起，天天牵着牛儿，骑着牛儿到田野放牧。《阿叔》中有写道：“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自出娘胎可说就在牛背上长大，养牛，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sup>[1]</sup>(P27)《岔道口》中甚至把牛儿说为农民儿时“最亲近的玩伴，农活上的好帮手”<sup>[2]</sup>(P52)。从而，读者可以看得出农村人们与牛儿之深刻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岔道口》还更为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小说除了体现牛儿对农民本身有多么得重要：“种田全靠牛全靠牛力，没有牛，就别想种田。”<sup>[3]</sup>(P48)，以及把牛儿称为：“牛就是种田人的命根子”<sup>[4]</sup>(P48)之外，还展现牛儿对农民精神上的重要性。本作品描写阿猜得知其五头水牛被偷走后，“顾不得头痛欲裂，顾不得周身酸痛，拖着乏力的身躯”<sup>[5]</sup>(P48)，四处狂找。自从牛儿被偷走后，阿猜却再也难以入睡。他一入睡就梦见“五头水牛站在跟前，向他摇头摆尾，条而不见，只剩下血淋淋的牛头，牛眼中满是血泪，牛咀一开一合，向他泣诉不幸的遭遇”<sup>[6]</sup>(P52)。他甚至不顾一切地要为其牛儿报仇。在农民的眼中，牛儿好像不是服务自己的牲畜，而是一起过着同甘共苦的日子之亲爱家人。

《沸腾大地》甚至于把牛儿比喻成农民的儿子一样。小说描述乃浪心头上对其牛儿浮上的感情：“他觉得这头哺养了几十年的耕牛，自从出了牛胎，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日夜呵护，从不苛虐它。”<sup>[7]</sup>(P9)作品还描写动物与农人之间的关爱。小说叙述当乃良与其久违的牛儿再次见面。从广阔的庄场里，一大批的牛群中，乃良一望就能辨别出哪一只是自己的牛儿。而这两头被乃良摸熟了的耕牛，“瞥见主人呆站着对它们凝视，马上从草地上站立起来，眼泪汪汪的挨近主人身边，“嘞”地一声，好像儿女见了慈娘似的，亲切地用嘴唇在乃良的身上、脚上、手上，不停地吮、舔着。”<sup>[8]</sup>(P115)

---

[1]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3]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4]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5]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6]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7]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8]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岔道口》、《沸腾大地》都展现了牛儿对农村人们有着非凡而重要的地位，他们对牛儿的感情可说是亲如家人，而牛儿对他们农人们也存有关爱的感情，进一步反映农人与动物的深刻关系。

《沸腾大地》也描写农民与鸡子的深刻关系。本作品中述说莲花村里有个关于母鸡的催眠曲。作品描写依集唱着：

“小母鸡哟！我的小母鸡。  
你好好地睡在我怀里，  
我断不会买昧着良心，  
喂饱豺狼！  
睡呀！睡呀！  
我的小母鸡！” [1] (P35)

这反映农民人们对母鸡有着非凡的感情。同时，本作品也描写当依集得知她爸爸不得不要把其爱护的母鸡送给村长家里宰杀时，她立刻把其爱护母鸡藏起来。小说里的阿华亦把依集的这种行为描述为：“你的妹妹爱护母鸡比保护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2] (P35) 而阿华对这只母鸡也有一种怜惜的感觉，所以帮助依集藏匿这只母鸡。从这些场景的描写，读者可以看得出农民们对母鸡的关爱，展现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刻关系。

因为，农民与动物长期相处，所以他们对于动物的各种性格与行为都了如指掌。这在刘扬《阿叔》与黄重先《灾难》都有所反映。在《阿叔》中，描写当阿叔的牛群突然发足狂奔时，有一位农民向阿叔告诉：“依我养牛的经验，就不见面或初次碰头的牛群，大都会这样互相呼唤，追逐，顶撞，斯磨，过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慢慢分开，时间一到，也会各自回家，绝少混杂，……” [3] (P25)。在《灾难》中，也描写着：“母猪体质较弱，俟生下十一条小猪，便告体力不支，气咻咻的，一边在“骨骨骨”叫。幸亏娘溪养猪多年是母猪助产能手，见情形，立即判断这是发生难产。于是她连忙洗清洁双手，把右手伸入母猪的产门去，这样很熟练的，一前一后把里面二条猪仔掏出来” [4] (P378)。这两部作品由此反映了农民与动物之深刻关系。

---

[1]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2]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4]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除了表现农民与河水和动物的密切关系之外，泰华作家还反映出农民的生活与工作都随着自然循环活动。小说大多都描绘农民依赖天气和季节的情况，让读者们能由此所描写的场景，认识到自然对农民的重要性，反映了泰国中部农民们素来把自己的命运托在大自然的手里。例如，陈博文《大地之变》，作者描写仑全望着一片绿油油的田畴时感慨地想：“风调雨顺时，米稻丰收，一家人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相反着，碰到年灾月厄时，不只挨饿而已，还要背上一身债” [1] (P3)。这很明显地表现农民靠天吃饭的现实。

在《生活在东北线上》中，毛草也通过描写东北部里一座村子雨前与雨后两个天地之差的气氛与景象，从此反映出天气变化对农民的极端重要性。作者先在本小说的开端把下雨前荒凉衰败的气氛与景象详细地描绘在读者的眼前。下雨前，农夫乃宋每天满面忧愁，眼皮沉重，站在田边踢尘土，无可奈何地看看天空，摇摇头，揉揉眼睛，看看田地，望着还是满地干燥，一片幼沙尘，像烟雾的沙尘的。他常常忿怒老天爷对他们没有可怜之心。田地则是块一望无际的，草叶枯黄，树木萎垂的田芭。“田间的树木都累得呆呆的直立着，发愣的望着远去的灰色云朵。” [2] (P11) “两三头水牛则是呆呆立着，也许正在嚼着萎黄的干草吧。” [3] (P3) 而全村就是一片清静气氛，“白天只有麻雀八哥的叫声，公鸡的干啼声，夜里到处蛙鸣和昆虫的哀唱。” [4] (P16) 本村农夫们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更加磨灭，失望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沉重。

然后，作者才在本小说的中部后转而把下雨后欣欣向荣、欢天喜地的世界与景象详细地放在读者的眼前。雨过后，“乃宋等不到天亮，就牵了水牛，捎上犁头，踏着软绵绵的土地往田里去开犁。乃宋的双脚踩在泥地里，越踩越松了，到后来终于像踏着温暖的泥水。他也从心里温暖到全身，微笑绽在脸上。他忘了一切，把爱交给两头水牛，交给二十来田地，交给泥土。两头耕牛也从极度的疲惫中恢复过来，嚼了一夜含水的稻秆，洗过一阵雨水浴，精神焕发，力气充沛，挂上牛鞍，迈开大步，向前奋力拖拉，尖尖的犁咀巴插进泥里，嗷嗷地割开地皮，翻起新土。” [5] (P12) 这一段时间，“乃宋的村庄忽然热闹了起来，那些出外工作的青年男女，都请假回来了。这批青年男女一回到村子里，便成天听到收音机歌声，放得大大声，歌曲都是佬仔歌调，他们一边听，一边跟着唱，有些热情洋溢的男女，还在门口手舞足蹈的又跳又叫，引起了一片附

---

[1] 司马攻. 陈博文文集[M]. 鹭江出版社, 1998.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4]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5]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和的笑声与掌声。” [1] (P14-15) 于是, “田野里爆开了一阵充满鼓励的笑声; 连在不远处田塍上啃草的水牛也对着他们裂嘴微笑” [2] (P15)。

雨前与雨后的景象与气氛是多么得相差。雨前, 农民生活仿佛如同随着雨停而停止。雨后, 农夫乃宋不是满面忧愁, 而是满面笑容, 精神不是颓唐, 而是奋发, 心里不是愤怒天上, 而是爱好田地。水牛不是呆呆疲惫, 而是力气充沛。村庄不再是凄凉衰败, 而是热闹非凡。到处都充满着笑声。雨一下后, 村庄、人、动物全都仿佛从死复活起来。这进一步暗示农民要靠自然界才能活着, 自然状态(雨)就是农民的心脏, 如果缺少了它(雨), 就等于人们的心脏出故障, 不想而知对生死存亡是多么得危险。

同样, 巴尔《沸腾大地》亦有如此描述季节, 尤其雨季对莲花村农民的重要性。小说乃良的表情描写: “一种无形的忧愁立刻显现于脸上, 他朝明朗的天空叹息, 然后朝自己的耕地走去。” [3] (P2); 乃良的心理: “他希望平地一声雷响, 天上乌云密布, 雷声隆隆, 哗啦啦地下了一阵大雨。那么, 这些将臻枯黄的秧苗, 旱地逢春, 恢复了青春活力, 今年的耕地才有办法插上秧, 收成才有把握, 许多困扰他的问题才有办法解决。” [4] (P3), 代表农民人家的心事。由乃良的表情与心情的描绘展现了雨季是农民人家生活的命根子。

作家还进一步在本作品中穿插描写:

“灼热逼迫牛伸着舌头朝天嗥叫, 希望天快点下雨, 让它过上凉爽的生活, 也帮助人们解决耕种的水源。可是, 牛的长鸣无疑是常给自己听。天——依然高高在上, ……牛有气无力地站立不动, 低着头抵着泥土的气息, 不肯前进。” [5] (P8)

季节, 尤其雨季, 不仅对农民人家的生活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且对他们所处的世界里也有非凡的影响。牛儿的嗥叫就是农民向天上诉苦的嗥叫。没有雨, 他们全世界似乎停止了, 不可前进。这场景的描绘进一步反映“雨”对农民们有多大的影响力。

相反, 泰南部的农民却最怕雨。下雨时泰南部的农民无法割胶。而已被割的开胶汁也会注浮, 随雨水而去, 整夜繁长工作的血汗也都化为乌有。雨过

---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4]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5]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后，他们还得等着，因为有的树头还湿着不能割。他们的收入大部分都来自于胶汁的卖出量，没胶汁可卖，他们生活便得出了问题。因此，泰南部农民对下雨之忧愁常常体现在描写泰南部农民的事情之作品，如林文辉《金银树》、《一念之错》、林作明《化了冤仇结亲家》、毛草《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等。这些作品都描绘胶农在雨天里停割，盼望老天爷快速停雨的日子。

以上的作品均抒写胶农在白天向老天爷乞求别降雨之愿望，看到满天黑运与听见遍地雨声之苦闷，以及割胶时雨降之惊慌。《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描写下雨时，“我”的心房“充满烦躁，情绪在波涛起伏” [1] (P35)。

《金银树》，写道：“胶农呼声四起中，夹杂着远方的雨声，充满惊惶的气氛。雨声已越来越远，越近越响，淹没了胶农们的呼声，像千军万马狂奔而来，令人心惊脉跳，如置身于战场上。” [2] (P98)， “他俩像一对水淋淋的落汤鸡，提起渗着雨水的胶汁，垂头丧气地回家。” [3] (P98)， “像惊惶的萤火虫四散里飞撞，往返穿梭，构成一副“搏斗在黑暗里”的画图，充满紧张，匆忙，刺激的气氛。但大家抢救无效，唯有望雨兴叹，有何办法？三成去掉两成，难道要去向阎罗王投诉么？” [4] (P95) 《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甚至把胶林的晴天说是“音乐的天堂，快乐的歌声” [5] (P33)；把雨天说是“悲哀的世界，悲伤的低吟” [6] (P33)；还述说“生活迫使农民在雨季里叹息！” [7] (P33)全部都一再反映“雨”（自然）对农民有多大的影响。

以上的作品反映了农民对雨有两个不同态度。东北部农民最喜欢听到旱地的雷声，雨声能带给他们满脸欢笑，而泰南部农民相反却最讨厌听到雷声，雨天则是他们满脸忧愁。然而，这不过更为明显地反映农民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因为不管是东南部农民还是南部农民的生活与存在全都要托于有雨或没有雨才能延续下去。换言之，泰国农民不论是东南部或南部的生活与命运素来都放在大自然（雨）的手里。

此外，泰华农民作家亦展现大自然对农民工作与生活的安排有多大的影响。比如，泰华南部农民小说如林文辉《金银树》、林作明《化了冤仇结亲家》、毛草《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等都述说胶农必须从晚上割胶至

---

[1]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3]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4]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5]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6]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7] 毛草. 三朵花[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黎明。“因为在这段时间气温低，使得胶汁的凝固和中断较慢。在这个时候所获得的胶汁比其他时间丰富得多” [1]。于是，在泰华南部农村小说中，读者常可以看到胶农必须在深夜中起床准备去割胶汁，以及胶农在星月之下忙着开割，采收胶汁，不断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无论是《金银树》的林忠，还是毛草《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的其他胶农天天都在夜幕漆黑里工作。

再如，在《冷月孤灯照鱼家》中，身为渔夫的他最讨厌遇上月夜。月光夜里就扑不到鱼，因为鱼儿较灵，一见影子就惊逃。于是，渔夫蒙空伯和披实叔在月夜里就不出去捕鱼。又如，《黎明前》中也描写伊登必须加紧操作，“她必须赶在日出之前，尽量多捞一点鱼虾，太阳一出，虾儿将要沉到海底，或躲进岸边的缝隙里，再捉它，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2] (P67-68)。为了多捞些虾，伊登希望太阳不要太快露脸。每天黎明前，伊登在寒冷刺骨的海水下捞鱼虾，她虽然讨厌冷气，但她更讨厌太阳快升。这些都显示出大自然的威力和影响到胶农的工作及生活，再次证明农民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原则。

因为农民的生活和工作通常依靠自然界，与自然有着深切的关系，他们之所以经常面对自然损害与变化不定。为了生活的存在与工作的成功，他们获悉对自然状态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学会了对付和适应于自然。

以上论点已说明天气与季节对农民生存与工作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农民都比较善于预测气候的变化，并学会与气候变化应付。这一点常常体现在泰华农民小说里，如《生活在东北线上》、《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金银树》等，尤其《金银树》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这一点。

在《金银树》与《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中，作者都叙述胶农擅长于正确预测气候的变化。在《金银树》中，林忠发现今夜小飞虫总飞上来扑火，天上亮得像鬼眨眼，满天星摇晃，就认出这是下雨前奏的预兆，知道下午到黎明前将会下雨。终于，夜里撒下了一场大雨。他在夜里割胶汁时，不时要观察天空，一发现天上一颗星都看不到，乌云满天时。他知道立即会下雨，迅速提桶收拾胶汁。果然，不一会儿就降雨了。同时，兹作品也描绘胶农们都学会对付于自然气候变化的情景。兹作品中的胶农们之间就有通知下雨的讯号。“呼...呼...呼”的呼声一响，则表现先发现者传来下雨的报考讯号。一听见，林忠就及时停止割胶，快速收拾胶液。此外，因为“泰南部地区往往降雨”

---

[1] How to manage good rubber production [Z].

<http://www.supedapara.com/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 November, 2007 (泰文).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1], 泰南胶农们常常在胶园中淋雨。因此, 兹作品述说林忠家里总是准备有感冒药粉, 以防病倒便药, 并描述在胶园是家家必备的。

在《橡林人家——那段割胶的日子》里, “我”也比较敏感于发觉下雨的前奏。“我”在割胶时, 发觉天上忽然没有了星光, 连月亮也没有了, 代替的是乌云密布, “我”的感觉忽然紧张起来, 因为这便是下雨的征兆。同样, 在《生活在东北线上》中, 农民乃宋亦会推测将来气候的态度。他在观察自然环境时, 发现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迅雷响过, 尘土就不飞扬了, 那朵黑云也悄悄地飘到天边去了, 心里知道今天没雨了。经验告诉他: 要下雨还得等候一段时间呢。还有, 当其盼望很久的雨声, 只撒了几颗黄豆似的小雨, 真令人灰心。但乃盛懂得有几颗黄豆似的雨水落到地面来, 就会有倾盆大雨的一天, 因此心里更充满着希望。果然, 不出三天, 终于降了一场豪雨。这三部作品皆体现农民因长期接触自然天气变态的经历, 使他们发展了推测气候变态的本领。

再如, 《冷月孤灯照鱼家》中的他是个渔夫。月亮对其工作成果有着深刻影响。所以, 他抬头望着西方勾残月时, 立刻懂得月一夜会比一夜亮, 以后几夜会更亮。从此再次反映农民对自然界的观察能力之深刻。

还有, 农民每天都生活与工作在原野里, 长满着丛草、野花、树林的原野可说是农民的家, 当然也是野兽动物如蛇的家。自然而然, 农民碰到蛇, 被蛇咬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为了免得临时遭咬致死, 他们倒提高了观察自然界的能力及一些应做的见识。如, 在《冷月孤灯照鱼家》中, 从草丛里发出“沙沙沙...”的声音一响, 他敏感地发觉而止步, 知道这是蛇爬动的声音。他才免得被咬中。又如, 《化了冤仇结亲家》的张宽家里床底有蛇药酒, 以防蛇毒致死。乃盛被蛇咬后, 没有吓得不知所措, 懂得怎样进行处理。他先把胶带束住了脚上部, 免得毒气上升。张宽也具有找对症下药的青草敷贴的本领。他能从白种千种野草中, 分辨出哪是普通草, 哪是草药, 又可以辨认哪是蛇毒的对症下药。这表现出只有长久习惯在自然环境里生活的人才能辨别蛇爬动的声音, 在其家里预备蛇药, 具有草药辨认见识等。

总之, 泰华农村题材小说中常涉及的天地、气候、季节、动物等深深紧扣在农人的心灵中。这一切表现出自然界为对农人们具有影响的一个因素, 对农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形成了农村社会一个独特的特色。

#### 第四节 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习惯

---

[1] Southern of Thailand [Z]. <http://th.wikipedia.org>, October, 2009 (泰文).

“写乡村就离不开乡村风俗，反过来说，乡村风俗就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最生动最鲜活的注解。所谓风俗，就是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风尚和习惯，也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生活和生命长期积淀的产物” [1]。泰华农民题材小说也是如此。因此泰国农村的各种鲜花独特文化、风俗习惯都常在泰华农村题材里得到反映，描写常是栩栩如生的。

### 一、佛教之社会

自素可泰王朝[2]至今，泰国人民大部分都信仰佛教，泰国历代国王也都护持佛教，因此佛教成为泰国国教，享有“千佛之国”的称号。根据政府的统计，在六千两百三十万八千八百八十七（62,308,887）[3]人口中，泰国现有五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六百（57,324,600）[4]的人口信仰佛教，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5]。佛教对泰国社会占有重要的影响。佛教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与泰国人的生息息息相关。占泰国社会大部分的农村人民。因此，佛教与泰国农村社会免不了成为了大量泰国农村题材小说中的论点之一，证明了“千佛之国”泰国的佛教精华。

佛庙是佛教的标志之一。农村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村庄里都会有自己的佛庙。泰国有个俗话说：“哪里有村落，那里有佛庙。” [6] (P245) 大量泰华农村题材小说已证明了这一句俗语。巴尔《边民泪》、《沸腾大地》、《逃荒》、梦凌《乡村的夜晚》，刘扬《岔道口》、《心血》，邓澄南《巴塞河畔》等小说均有谈及农村社会中佛庙的存在。巴尔《沸腾大地》中写道：“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佛寺到处林立” [7] (P144)。泰华农村题材小说中佛庙的多次描绘，依稀给读者展现佛教对泰国农民们有着不少的影响。

佛庙是泰国农村社会的生活中心，因为佛庙是“人们可以会见、交换意见之地，以及成为亲密融洽之地” [8] (P245)。佛庙乃是本地人举办各种活动与典礼之地。巴尔在《边民泪》中对佛庙有这样的描述：“这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

---

[1] 吕政轩. 乡村风俗的生命解读[J]. 名作欣赏（学术版），第3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mzxx/mzxx200603/mzxx20060318.html>。

[2] 素可泰王朝：泰国第一个王朝，建立于公元1257年至公元1377年。

[3] 来源：管理局的数据在2003年3月31日。

[4] 来源：在2000年定期的人口与地宅户籍。

[5] Statistics on Buddhists [Z]. Thailand Knowledge Center, [http://www.tkc.go.th/pageconfig/viewcontent/viewcontent1.asp?pageid=160&directory=1363&content\\_s=1395](http://www.tkc.go.th/pageconfig/viewcontent/viewcontent1.asp?pageid=160&directory=1363&content_s=1395)。（泰文）

[6] Ratchanikorn Serttou, Rural Community[M], Thaiwattanapanich Press, 2528 p. 245.（泰文）

[7]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8] Ratchanikorn Serttou. Rural Community[M]. Thaiwattanapanich Press, 1975.

方，农村们常常聚集在这里拜佛、念经、村里有什么大事，人们也常常在这寺院门口集合” [1] (P19)；佛日时，本地人会和其亲戚或爱人一起到寺庙行善，如《巴塞河畔》中的乃趋和铃。还有，巴尔《沸腾大地》中，莲花村人物娘敬与红花与玫瑰去世后，死者的亲戚把死者的尸体送到佛寺里埋葬，在佛寺举办葬礼型式。此时，莲花村人们都齐心协力地为死者工作、悼念，为亲戚遭遇的事忙碌着、同情。这场小小场地明显的就是全村各种好坏事齐心协力活动中心之地，使同村人们之间的情感更加亲密、团结。

佛庙亦可说是农村人民心目中的靠山与精神支柱，是人们心灵的世外桃源。因此，在诸多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读者常常看见，当乡村人们陷入困境，或碰到难于排除的问题时，不禁都会想起或逃离到如同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似的佛庙，如巴尔《逃荒》、刘扬《心血》等小说。

《沸腾大地》写道：“佛寺则是一些无处依栖、没有饭吃的游民的居留所，因此这对逃荒的难民就夜宿莲花村的佛寺” [2] (P144)。由此坦率地表现佛寺在村民人们心目中有怎样的地位。《逃荒》中，乃玛从其故乡远行异地，此时，全家身无分文，精疲力尽，心力交瘁，陷入了绝望之境，突然想到家乡的越寺常有一些行路人投宿。乃玛仿佛终于隐隐找到了一丝希望似的，马上向各方寻找越寺。乃玛一家找到了“越是曾”后，一家走上了佛寺的沙拉亭，这里的情景使乃玛大吃一惊：“亭里每一角落，躺着、坐着和蹲着的都是一些孱弱妇孺、白发的老人和幼小的婴儿，都显得那么苍白、虚弱。任何人的脸庞上呈现的都只是阴郁、痛苦” [3] (P15-16)。这极其明显地反映佛庙就是人们温馨的心灵港湾，是遮风挡雨的避难所。由此可见佛庙（佛教）对人们有多么大的重要性。

《心血》中也描绘：仑因其最喜爱的牛儿目莉将被宰掉，而感到万分悲痛，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牛场，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是走到[越宫]来了。这里仑不是故意地走到佛庙，而是在无意中走到，这是潜意识[4]导致的。这反映出佛教无形成为了农村人们潜意识的安全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由此可见佛教已真正地渗透深入泰国农村社会。

除了佛庙之外，僧人也被视为代表佛教标志之二。在农村社会里，僧人的角色非常重要，地位也相当高。僧人在农村社会中扮演了很多且重要的角色，

---

[1] 巴尔. 绘制钞票的人——巴尔短篇小说集[M]. 友谊出版公司, 1983.

[2]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 巴尔. 绘制钞票的人——巴尔短篇小说集[M]. 友谊出版公司, 1983.

[4]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是农民们的管理人员、教育人员、救难人员、调解人员等。因此，每当农民们遇到困难，坠入绝境时，或发生任何问题，他们常常会找僧人请救。这全都在不少泰华农民题材小说得到充分的反映。

首先，僧人可说是农村人们的解难人员，是他们心目中的靠山。僧人常常以慈悲之心帮助农村人们解除各种烦恼与问题，提供援手。

如：《乡村的夜晚》中描写阿珍与其丈夫从别地迁移到这个小山村。他们俩非常贫穷，本村佛寺中的老住持非常同情他们夫妇，以慈悲的心怀化解众人的苦难，因此慈祥的老住持把佛寺前面菜园果园的一块场地给他们盖房子、过活。还有，阿珍的丈夫到远地挣钱，常常给她来信，但因为她不认识字，乡下人读书也不多，因此每当她男人来信，她都会求老住持帮忙。老住持每次也很乐意地帮她，因为慈祥的老住持从来认为“能救众生，是佛门应该做的事”[1]。《沸腾大地》中的阿訇从小在莲花村佛寺长大。这因为其父亲到曼谷找工作无消息，家里也遭受大旱，身无一文的母亲，毫无办法地走进佛室，哭得凄凄切切，跪在地板上向銮抱要求，要求收留这个三岁的孩子，以免饿毙路上。銮抱以佛的慈悲收留这个孩子在佛寺抚养。这个被和尚收养的孩子就是阿訇。

同时，僧人也是教育人员。不时，僧人会提供新知识、新角度给农民们，以及教导他们维持好的品性道德。《心血》写到，仑最喜爱的牛儿目莉因病重得无可救药而将会被其主人把它宰掉，使仑感到十分痛苦。仑虽然十分痛苦，很想救目莉的命，但他确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但经过銮抱提供给仑新角度，建议仑把目莉买起来，亲自治疗它，并传授给仑治疗医理。《岔道口》中的乃猜不顾一切地想要杀唉通报仇，但经过銮富的劝说与教导，使他渐悟了“善有善终，恶有恶报”的道理，最后能够放弃恩仇，依旧维持良好品行道德，免得走上一条绝路，成为东逃西窜的杀人犯。

僧人还是农民们的调解人员，常常消除村民之间的纠纷。如，《岔道口》写道：“当村里发生什么不能裁决的事，也会去听取銮富的教言”[2](P55)。还有，本作品中乃猜与唉通之间的纠纷，也都是经过銮富的调解才能结束。乃猜这一方面经过銮富的劝说与教导后，才能把恩仇了尽。唉通这一方面也通过銮富带领唉通家人来向乃猜请罪。最终，两家能够和好的好结果，都归于銮富功劳。

---

[1] 梦凌. 乡村的夜晚[M]. 泰华文学二十九期[J]. <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2004.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因此，佛庙与僧人在农村社会有着极大重要性。两者的地位在农民心中非常高，皆是泰国农民的心灵归宿。这四部小说都同样充分体现僧人在农村社会的重要角色，反映了佛教在泰国农村社会的极大影响。

此外，一些作品反映出佛教的教义对农民精神上的极大影响，更衬托出本社会与佛教的关系之深，如《岔道口》、《黎明前》等小说。

在《岔道口》中，玛婶拒绝了唉通向她说亲，因为玛婶认为：“经营屠宰场的人，终年杀生，罪孽深重，将来难免祸延子孙；况且终生杀生，也难免会养成一付残酷心肠。”<sup>[1]</sup> (P50)。这种想法显然受到了佛教基本教义“因果报应法则”。因此，信仰佛义的玛婶认为唉通一家人长期天天杀生，造了恶业的因，就会在未来受到相同的恶报。玛婶之所以拒绝唉通，以免其女儿被连累卷入恶劣的旋涡。

本作品还有写道，乐对乃猜说道：“财产是生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丢也丢了，想也无益，自己身体要紧。”<sup>[2]</sup> (P54) 这种想法也同样来自于佛教的基本教义，可以归于佛教教义三法印<sup>[3]</sup>之一“无我”。“在佛教界所谓“无我”是说世上一切事物是丑陋的，没有任何实质地需要人去坚持它。所有每件事物是不应该去坚持它，那是我本人或是我的。这一切为的是一直得到心静、身空、心空。我们才有坚定不移的心灵，不苦不愁因有得失，心灵中自由而空着毫无贪婪欲望，佛教称此为“解脱”。”<sup>[4]</sup> 从乐的劝告虽然乐没有要求乃才向往着“解脱”的目标，但是受到了佛教“无我”说法的乐，藉此劝告乃猜不要去坚持那五头牛，心灵身体才会得到安乐。

在《黎明前》中，作者描写伊登的父亲是个坏爸爸，他嗜毒成瘾，常常伤害伊登及其母亲。伊登常常暗中诅咒他。有一次，她在作文中发泄自己的情绪。尽管老师对她的遭遇深感同情，但老师还劝告她说：“作为子女，咀咒父亲是不对的，死后会沉沦地狱，永难超生。”<sup>[5]</sup> (P68) 从这句话，读者可以看得出佛教“孝道”在泰国农村社会的深切影响。佛教的基本理论道德是以孝为宗，以孝为戒，尤其教导众人报答父母劬劳之恩。因此，泰国人对父母行孝的信仰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此外，本句中咀咒父亲，死后会沉沦地狱，永难超

---

[1]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3] 源於《雜阿含經》卷十第二六二經：“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凡符合此三原则的，便是佛正法，有如世间印信，用为证明，故名法印。三法印即“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

[4] 本·忠芭瑟：《本我无我》[M]，[www.buddhadasa.com/pdf/self.pdf](http://www.buddhadasa.com/pdf/self.pdf)。

[5]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生的想法也同样受到佛教所谓阿鼻地狱<sup>[1]</sup>的八大地狱<sup>[2]</sup>之一的说法的影响下。因此，泰国人大都相信杀母、杀父会坠于最底一层，最苦、最黑暗的阿鼻地狱，而大部份坠于此层地狱都永世不能超生。老师之所以这样劝告伊登，从此可见佛教孝道与地狱的说法影响到了泰国农村人民的想法与生活方式。

由此可以看得出佛教在本农村社会上是非常普遍、重要的，成为泰国农村文化的精髓，证明了佛教在泰国农村社会的极大价值。

## 二、风俗习惯之特征

泰国农村社会里，风俗习惯数不胜数、鲜活独特、渊源长久。泰国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遵循着季节与自然界，人们对神圣鬼怪之物的信念，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社会特征。《岔道口》、《生活在东北线上》、《赤贫儿女》、《化了冤仇成亲家》、饶公桥《煲猪脚与叉烧肉》等全都多方面体现农村社会中别致的各种风俗习惯，给本作品带来了别有一番的滋味。

### （一）自然的影响

因为泰国农村社会是个农业社会，人们与自然界往往有着顺应的关系，因此农村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也难免受到自然界的影响，如猫游行、水灯节、宋干节、斗牛、蛇故事等。这些风俗习惯都有所受到农民遵循自然界的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

在《生活在东北线上》叙述了泰国东北部农村里的一个独特“猫游行”习俗。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东北社会里，雨水对他们农民的生活非常重要，一旦出现了旱灾，农民的生活就出现了极大问题，因此，在农村社会里，有个叫“猫游行”习俗，即是求雨仪式。本作品的村庄因长期干旱，豪无雨水降下，“猫游行”之所以成为本村最后救命稻草。作者在这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猫游行”气氛：

“村长乃良把一支竹杆穿在提耳上，叫两个村民扛在肩头，其余的村民军队列等候。村妇甲和村妇乙各自抹上爽身粉水，喝了大半玻璃杯四十度的白

---

[1] 凡造五逆罪（杀母、杀父、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及十重罪（杀生、偷盗、淫邪、妄言、恶口、绮语、两舌、贪欲、嗔恚、邪见等），死后必坠于阿鼻地狱，以「五事业感」（趣果无间、受苦无间、时无间、命无间、身形无间）。来源：《阿鼻地狱》[Z]，<http://zh.wikipedia.org/wiki/阿鼻地狱>，2009年6月12日。

[2] 实际上，我们发现佛祖常在巴利语中提到当死后如地狱或上天堂，而无其言词叙说天堂与地狱的具体形式。在佛经《三藏》中有叙说到地狱与天堂的具体形式是很少的，大部分只是在段落过程中提及到。来源：笮·噢·伯瑜督到：《三藏中地狱天堂》，佛法委员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大部分泰国人所相信的有关地域天堂的具体形式，自古皆得到素可泰时代文学《帕朗三界》内容里的影响，所提到的“世界”，即地狱、天堂与人间界有详细地提到，增加对于地狱、天堂、人间界的思想更加清楚，而且影响泰国人的生活习惯。来源：朱拉隆功大学师长们：《讨佛教的评论和文学》[M]，2008年版，第46页。

酒，然后站在队伍前头，猫筐后面两个村民，一个肩背长鼓，一个手执小铜锣。二三十人都鸦雀无声地立着等候村长执行仪式。

村长乃良捧着一个放着鲜花槟榔、佬叶和烟丝、香蕉叶折叠成的盘子，插着三支香，跪下向着天空拜了三拜，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上苍恩赐甘霖，泽被农民，……

说完，站立起来，接过村民手中的水杯，把水朝猫身上浇去，口中叫道：

“娘猫带雨来！”

霎时长咚咚等敲响，铜锣空空发声，村民跟着锣鼓拍手高唱：

“娘猫哟！求雨求水……”

队伍前头的甲乙村妇这时酒色上脸，浑然忘我，只跟着“蒙叮蒙！蒙叮蒙”的鼓声载歌载舞，慢慢移动，……，绕村游行三礼。” [1] (P6)

这真是一场生动活泼的画面，充满鲜活独特的风土人情气氛。泰华著名作家叶树娟给予巴尔《生活在东北线上》的猫游行仪式颇高的评价：“他描写东北农村人民求雨的仪式，别有一番情调。” [2] (P126) 作家巴尔在这里仔细地写出“猫游行”仪式的每一个角度：（一）体现了“猫游行”仪式中热闹、活跃、快乐的气氛。（二）展现出虽然在困难的环境里农村人们依旧保留其活泼、乐观、神怡的精神。（三）显示出农村人们以这场仪式增强了本村人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此仪式里，本村的所有人们都有参与此仪式，互相合作举行此礼，齐心协力地向老天爷求雨。这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无法想象得到的。（四）反映了自然界在农村社会里有着特大的地位，影响到了农村人们的风俗习惯。

《赤贫儿女》叙述了泰国一个有名的风俗习惯，乃是“宋干节”，这是农民顺应于自然界的一种习俗。宋干节举行于四月。这一时期是“在收割好了之后和在准备插秧季节前的空闲时候。” [3] (P132) 因此，这段时间是农民游闲时候，不像其他季节必须工作。小说中所描写的“宋干节”画面是十分的热闹：

“最快乐的是四月的宋干节（也是泰族的新年），我们大伙儿载歌载舞，游盛会呀！互相泼水嬉戏呀！终日玩着，泼水祝福是我们的传统习惯，对长辈

---

[1] 叶树勋.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犁青主编. 文学世界：泰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系列[M]. 香港汇信出版社, 1991.

[3] Pensri Tuk. Local Culture: the Belief[M].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inting House, 1983.

要虔诚尊敬，对友辈要礼貌祝福，轻浇或细撒着花水，一片和睦快乐的气氛，并不是时下一些人，用大桶水横浇直泼的粗蛮动作。” [1] (P73)

读者可以看到，无论男女老幼在这一段日子里多么开心、快乐，全村充满着和睦、欢快的气氛，是农村社会最怡然的日子。

本作品还介绍了泰国农村“水灯节”的风俗习惯，描写出泰国农村“水灯节”日期浪漫的气氛：

“那年的水灯节，他特地精制了一个美丽的水灯，要我同她一起放。

那夜，华灯初上，村中青少年男女，都高高兴兴地放水灯去。

我和仁知蹲在河边，点燃水灯上的蜡烛和香。双双跪下，一起把水灯放下河水，水灯随着河水，慢慢漂浮出去。我们也合十膜拜，默默祈祷一番，相对而笑。

“仁知妹，你向水神祈求什么？”我望着她。“不告诉你！”她娇羞着。

“你呢？”

“我祈求我俩永远地成为一对并蒂莲，年年已同来访水灯…”

远方有阵阵“犁甲通”的歌声和鼓声，充满着我俩的心房……” [2] (P73)

由此既反映了泰国农村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河水的关系，也表现了乡村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恋爱情调十分浪漫、奇特，又使作品显得新颖、生动、余味无穷。

## （二）神圣鬼怪的崇信

此外，农民的一种古老信念，乃是信仰尊重神圣鬼怪之物。因此，神圣鬼怪之物在他们生活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今，农村的不少风俗习惯依旧出现神圣鬼怪之物的痕迹，如猫游行、坠胎礼等。

以上《生活在东北线上》所述的猫游行仪式也带有神圣鬼怪之物的信仰。从古至今，农人都相信雨水则是神仙之水。因此，当天上没降雨的时候，农人则会举行猫游行或其他求雨礼节，向天上的神仙、老天爷求雨。同样，《赤贫儿女》叙述“水灯节”里，主人公向水神祈祷和其爱人永远快乐相处，展现了农村人民对水灵之神仙的信仰。这两部作品均反映农村人们对自然种种神秘的信仰，而以自然为神仙的观念。同时，由此也可以体现神仙信仰是农村人民的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一种比较独特生存方式，神仙信仰带给他们“生活的希望”（将会降雨救人），以及“爱情的希望”（团圆的爱情结局）。

还有，《沸腾大地》中也有描写莲花村里，妇女流产的时候引用着朴素而奇特的古老方法。而这种古老方法可说是带有神圣鬼怪之物的观念。作品写道：

“一次，两次，那个乡村坠胎婆沿袭着古老的方法，默念着咒语，又这一口一口含在嘴巴里的水喷向红花的脸上和那隆起的肚子。红花那惨白的脸，那雪白隆起的肚皮，像喷漆器洒下点点滴滴液体，这点滴的液体，就是坠胎婆嘴里含着血红的槟榔渣……。坠胎婆的咒语混杂着红花的求救声，在低矮简陋的屋子里震荡着，回旋着……” [1] (P118)

作者对此古老方法带有不以为然的的态度。因为，作者所描写红花最后坠胎失血而死的后果，好像指控这种古老方法是不对的。但是，作者也写莲花村里没有医院，要去医院必须雇牛车到 A 县的医院去，然而 A 县的医院开创也不久，器具还没齐全，如果要给病人输血的话，还是要到府立医院去。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在这个偏僻的农村地区，神圣鬼怪之物的信仰好像是农村人们的最好靠山与精神柱子。

### （三）动物的灵性

泰国有俗话说，牛儿是农村人们的心脏。从古至今，牛儿与泰国农村人民的生活混在一起。因此，在农村社会里，有许多有关牛儿的风俗习惯，如：斗牛、骐牛赛、跑牛等。陈忠奇《刁辣“女斗牛”》体现了泰国农村社会里比较有名的一个有关牛儿的风俗习惯，即泰南博他侬府的斗牛。

首先《刁辣“女斗牛”》开头描绘出一场非常热闹的斗牛场的画面：

“儿奈斗牛场人山人海，斗牛场前广地，形成一个闹市集，售卖各类食品摊位鳞次栉比，董里府驰名遐迩的烧猪肉、陶公府丹绒目椰巴果、春蓬府来的红膏海蟹、素叻府猜耶县出名腌咸蛋，还有泰南各地出产的各式各样甜品，俨如一个大叻叻（市场）。” [2]

[1]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2] 陈忠奇. 刁辣“女斗牛” [M]. 泰华文学四十二期[J]. <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2007.

由此，读者可以看得见“斗牛”在农村社会里多么地受欢迎。本作品还仔细地描写“斗牛”习俗的气氛：

“黑牛则驯然静立，任由牛奴怎样为它做清洁，它只是悠地甩动尾巴，与凶恶暴躁的赤牛性情迥异，看样子好像不善于斗。但当公证台上争斗鼓声敲起之后，赤黑双方牛奴抽出穿牛鼻环的牵绳，黑牛行动比之赤牛更凶狠凌厉，双方互用尖角抵触，展开恶斗。

黑牛矫捷勇猛，攻势凌厉，几番将赤牛猛推退后十数步，恶斗十分钟后，赤牛气力不支，退闪出斗圈而走，公证台上随即敲起一响警告赤方的鼓声，赤方牛奴大急，连忙奔进前挥绳催逼赤牛回头应斗，两牛于是又再斗在一处，各以角抵住对方，互甩互撞，推前退后，一时难分胜负，四只牛角如尖枪互相挑戮招架，惊险异常。双方四个牛奴见状，纷纷将手上长绳向前抛出，长绳飞出前空成直线落在沙场上，他们速速抽回又再卷成一束，立即又向前抛出，双方牛奴都频频做着同样的动作。”<sup>[1]</sup>

这里，作者把斗志昂扬、气势磅礴的斗牛习俗场面放在读者的眼前，一则反映牛儿与农村人们的长久关系而形成了本社会中一个著名奇特的习俗，二则给作品添上了一种生动的韵味。

此外，在泰国农村社会里，如青蛙、蜥蜴、鳄鱼、蛇及龙等动物，是非常受农村人们的尊敬。陈博文《蛇恋》中，展现了泰国农村社会对蛇有着多种奇特的信念。作者在本作品中直接地述说蛇在农村社会的不凡地位：

“而一般传说，蛇是很有灵性的，有人不慎杀一条蛇，会遭到蛇群的报复，山内地，就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其实蛇类可称为益虫，它们主要食粮是破坏禾稻的田鼠。”<sup>[2]</sup> (P37)

这里作者展现了蛇在农村社会里的两面，消极的一面与积极的一面。

本作品还描写乡村有关蛇的信仰的另一面，写着主人物伟越是个市民，因为工作的需要，常常出动到东北部农村去工作。在农村社会里，他遇见了多次有关蛇的怪事。有一次，他以好生善念而饶了一条青银灰色蛇与其子孙的命，使那条蛇似乎对他恋恋不舍，存有报恩之意，以后见过它两三次，它都在伟越

[1] 陈忠奇. 刁辣“女斗牛” [M]. 泰华文学四十二期[J]. <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2007.

[2] 陈博文. 蛇恋[M]. 八音出版社, 1990.

危急之间救了他，而伟越与其新婚妻子的媒人也就是这一条蛇。作者再次体现农村社会对蛇的另一个积极信仰。作者亦描写伟越与其新婚妻子因长期生活与工作在农村社会里，他们俩无意中吸收了农民的一些本色，他们之所以毫无犹豫地对此满怀相信。相反，听了这件事候，伟越的市民朋友们对此事却不大相信，认为是伟越自造出来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农村人们与城市人们的不同观念，这些离奇信仰是农民社会的平常事，这是城市人难以置信的。

《生活在东北线上》所描写“猫游行”仪式，还展现农村人们对猫带有一种别致的观念与信仰。他们相信猫具有叫雨能力的奇特动物。泰国古代人相信猫儿最讨厌雨水，每次下雨，猫儿会随即喊叫。泰国农村人们之所以相信如果能把猫儿喊叫起来，雨水也会随着降落。因此，读者从作品中看得见本村人们同心协力地向猫儿泼水，令猫儿大声喊叫，由此也带给读者别有一番的滋味。

### 三、小结

如上所述，泰国农村社会有着极为丰富和鲜活的民俗习惯，泰华作家能写出耐人寻味及乡村特征之一的小说，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然而，反映这方面内容的小说还是很少，可说是没有受到泰华作家的重视。在泰国农村社会里，还有许许多多既鲜活又独特的农村风俗习惯，没有得到泰华作家的反映，如：奉献僧衣礼，搅拌花生塘里，施放黄布礼，赛龙舟等。最可惜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有些作品没有全面地描写风俗的，只是草草而过地提起此风俗罢了，如《岔道口》与《化了冤仇成亲家》所体现的剃度礼，《赤贫儿女》所表现的求雨法等。这些作品只是在本作品中短短地提起一些风俗的存在，并没有倾注于此。

## 第五节 华人民族与泰国民族的融合

中泰人民交流的历史悠远。自明清两代起，便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国人移居泰国。居民移居泰国的华族人数日益增多。久而久之，华人民族与泰国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发展，民族差别与日消失，最终形成一体民族。在泰华文学中，华人来到泰国定居，融入泰国社会，与泰国民族融合的各种心路历程与情况，是泰华作家常常表现的内容之一。泰华农民题材小说也是如此。因此，华人民族来到泰国农村社会，融入泰国农村社会，融合于泰国农村民族的独特经历、感受与情况，这是泰华农民题材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重要内容。

林文辉《金银树》与陈博文《咆哮森林》均描写华人来到泰国农村社会的独特经历：一个乘船万里来；一个骑象迈山来，在当时偏僻荒凉的泰国农村社会里，两个都经历了凄苦境遇与艰苦环境，且没有放弃，在凄苦境遇与艰苦环境里展现生存的倔强性格，全身心投入于这片偏僻荒凉的农村社会。

林文辉《金银树》中写道：

“五十多年前，父亲从祖国，跟着几个同乡，随大批〔过番〕者，乘船万里迢迢到这异邦来。初到生地的华侨，都是凄苦的。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加上语言不同，非常痛苦。

父亲是穷苦出生，有坚毅的斗志，由茨厂雇工到锡矿矿工，由船头苦力到工场工人。经过多年的克勤克俭，才有一些存积，便与友人到泰南这森林遍布的地方开大芭（开阔森林之意）。

听说当时这个小镇，只有十多家人。小镇周围已有开阔种茨和种橡胶树了。父亲向当地讨准后，便在距离小镇四公里的森林，结庐做开荒辟地工作。砍下大树和荆棘，再把它烧掉。在烧芭时，如不识风向，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往往有烧伤或葬身火海的事。这工作，父亲是做过了的。

烧芭后，在和友人联手松土挖掘，又往别处弄来橡树积，把橡树积种下。至此，已不知受过多少烈日风雨之苦，斗过不少荒地的瘴气。

不少华侨到异地谋生，因山烟瘴气，土水不服而病倒的。又因人烟稀少，医药缺乏而含恨葬身异邦的也不少，这是海外华侨的血泪史。” [1] (P95-96)

陈博文《咆哮森林》中写道：

“我就是骑象进来的，那时只有三十岁，当时这里出名好木材，砍下几株树木，盖了一间栳仔屋，开阔了一片园地，就可在这里住下去，没有人来干涉你，只要身体健康，不染上绝症，过一年就算你有命了。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其实我比暹罗人更暹罗哩！” [2] (P176)

无论是林忠的父亲还是伯清波、叔亮都把一生精力贡献给这片农村土地。然而，经过了许多年的劳苦，最后他们都能够植根于泰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与本社会相结合。

---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陈博文. 陈博文短篇小说自选集[M]. 八音出版社, 1996

《咆哮森林》中也描写，乃攻向伯清波表示说：“现在还论什么唐人泰人？实际已经分不清了，听说从前这里是老一辈唐人骑象进来开垦的，村里就有好多家逢唐人年还要拜阿公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阿公是谁了。”<sup>[1]</sup> (P176)这反映出在泰国农村社会里，哪位是泰国民族，哪位是华人民族，现在已分不出了，而且，中华民族随身带来的中华文化（唐人年）也同样随着中华民族融入为泰国文化中的一部分，显现了两个民族真正的融为一体的现象。

小说还进一步反映出华人民族与泰国民族的民族融合之深。小说由描写一批甲良民族闯入泰境，而受到泰国人的抵触与驱逐，由此更衬托出华人民族与泰国民族在本社会融为一体的现象。作者陈博文有意地把甲良民族与华人民族相比，伯清波与叔亮两位华人民族在泰国农村社会里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反而，他们俩在泰国农村社会里还深受尊重。从此，读者也可以看出，在泰国农村社会里，中华民族不仅与泰国民族深切融合，他们在泰国农村社会中也有相当好的地位。

《咆哮森林》及巴尔《沸腾大地》也都描写本地村民向他们海外华人称兄道弟。如：《咆哮森林》中，乃攻及其同村民都向俩外华人称呼为“伯清波”，“叔亮”；《沸腾大地》中，莲花村民也同样向姓蔡及其家人，故称为“叔蔡”、“娘莲”等。由此，表示泰中两族关系之亲密如一家人一样。本作品所描写的泰中两族，为了保护泰国国境，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地抵抗外族的侵略，从而更反映出泰中两族融合为一体之深刻的现象。

另外，《沸腾大地》中也有表现泰中两族的民族融合之深。本小说由描写华人叔蔡与泰国人娘莲结成夫妻，在莲花村定居，成家立业，生育儿女，和莲花村的农民融洽相处，有如兄弟，不分彼此，一起生活<sup>[2]</sup> (P35)。从此，表现迁移人与本地人互相通婚，生了根，而融合为一族的一种现象。叔蔡在莲花村居住了二十余年，因为他向来做事正当，常常帮助村民。本小说的农民人物有赞扬地讲：“叔蔡在逢到旱灾的时候，向他借粮，向他借钱，他都乐意帮忙。”<sup>[3]</sup> (P155)，有知恩地说：“今年旱灾一开始要是没有叔蔡接济，我们一家人要变成饿殍了。”<sup>[4]</sup> (P155)。在本村里，受着其帮助的农民可说是不计其数。他之所以和本村人情同一家，亲如手足，和平相处，融洽与共。本作品也描写当叔蔡受到政治人员的威胁欺负，要逮捕并解送他出境时，本村人民都齐声为叔蔡抱

---

[1] 陈博文. 陈博文短篇小说自选集[M]. 八音出版社, 1996

[2]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4] 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不平。有的农民愤怒地呐喊：“我们不能没有他！”[1](P155)，有的激动地呼出：“叔蔡是好人！是中泰善意的使者，我们需要他！”[2](P156)等。为了中泰亲善，本村民甚至于，“一群群地，三三两两地，跟着泰佬牛车的背后，像监视警察似的，踏上征途，踏上那想不到的风险，……。”[3](P157)从这些场面的描写，动人心魄地表现泰国人对华人的热爱情感，反映泰中两族真切而深刻地融为同一家人，亲密无间，相亲相爱的现象。

除了以上小说之外，还有刘扬《阿叔》与林作明《化了冤仇成亲家》也涉及这方面。但是，这两部作品所反映的泰国民族与华人民族在泰国农村社会的关系和两部以上的作品有所不相同的地方。《金银树》、《咆哮森林》与《沸腾大地》描写华人来到泰国农村社会建立生活，最后且能融入泰国社会的过程。而《阿叔》与《化了冤仇成亲家》则比较倾向于描写泰国民族与华人民族之间由矛盾到逐渐互相学习而最后融为一体的过程。

异族来到他乡，由于语言的不同，文化的差异、思想观念的区别等原因，易于与本地人发生冲突，妨碍了民族融合。但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打破民族融合的阻碍，这也是《阿叔》与《化了冤仇成亲家》所反映的重点。它们均反映华人在泰国农村社会时与泰国本地人发生的各种矛盾。

在泰国社会中，华人从来被视为吝啬狡猾的商人与放肆无礼的知识人。他们都被认为擅长于数学、文字。因此，《阿叔》中，初次来到泰国农村社会建立生活、养牛作农的华人阿叔，才受到许多本地人轻蔑不屑的态度。在许多泰国农民的眼睛里，华人毕竟是华人，华人他们全都属于商业、知识方面的职业，而一定不是农业这一行。

《阿叔》中这样地描写“我”对这位中华人阿叔的最初印象：

“要我相信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唉泽”会养牛，在当时就算砍下我的脑袋，我也是难以相信的。不单是我，在场的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仓汶的儿子颂猜说：“这样的唉泽会养牛，鬼相信！”” [4](P23)

本作品“我”的思想代表了泰国农民的思想。由此，读者可以看出泰国农民对华人有着不怎么好的成见。同时，本作品所使用的“唉泽”[1]这一词含有

---

[1]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2]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巴尔. 沸腾大地[M].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4]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0.

贬义。在泰国社会里，“唉泽”是含有对华人不友好，甚至带有轻蔑的称呼。这可说是悠久的历史造成的原故。这些成见都可以阻碍两族的交往，也更可以造成两族的纠纷，导致俩民族之间的仇恨，使他们无法相合。

然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经过了长久不断劳累与谦虚的体现，本地人逐渐地接受这位华人。作品中描写阿叔做事认真。“不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不分早晨夜晚，他每天总赶着牛群，出来放牧。”<sup>[2]</sup>(P25)受到本地人的嘲笑时，从来也不发怒。不管什么工作他都认真地做，连本地人懒嫌做的工作如割草，他也认真地做。这使周围的当地人，尤其作品中的我，逐渐对他形成尊敬感。他也和本地人有友善的交往，常常关心本地人的生活状态，真令人感动。从当初向这位文质彬彬的“唉泽”怎么会养牛的轻蔑态度，逐渐变成赞扬这位独自从远方来，努力建立生活的华人。作品中写着：“我们老早不叫他唉泽了，就算在背后也不叫。”<sup>[3]</sup>(P28)最后，他们两族能够和睦共处，互相融合。本作品藉此反映出华人以“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的道理，来打破了泰国人对华人的旧框框的观念，增长两族关系，以便两族互相接近，互相融合。

此外，《化了冤仇成亲家》开头非常明显地表示这一点，体现虽然泰中两族大部分已经和平相处，但因为各种原因，仍然使一部分华人与泰国人之间发生着矛盾，使两族不能得到真正的融合。作品写道：

“[泰国是华侨的第二故乡]这一句，常环绕在每个华侨的脑里。

同在一个地区里，两种种族混杂而居，如果宗教相同，必能和睦共处的！中泰一家亲这句话，也就喊得响行得通啦！

不过还有一部分老辈人，由于语言不同，彼此格格不入，形成一道鸿沟，把大家隔开来。

好像乃盛和张宽叔两家人，虽然是比邻而居，因为彼此心里有成见，所以多少年来，都不能建立友谊。”<sup>[4]</sup>(P153)

---

[1] 本地泰国人常以“泽”叫在泰的华人，或在名字前使用“泽”，例如：泽龙、泽发等等。而每一位被称为“泽”的泰国华人对此叫法非常的反感，还认为这种叫法是个蔑称华人。对于“泽”字（包括泽民族及泽的意思）是启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思想而产生对外族的蔑视。从第六世皇代开始，到了波·披汶松堪将军时代越来越剧烈。“泽”之所以成为厮压污辱华人的箴语，并成为在泰的华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伤痕。来源：堡登·昔王彭：《“泽”何来》[J]，暹罗国土评论期刊，2007，第48年，第11期，第62页。（泰）

[2]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2000.

[3] 刘扬. 岔道口[M]. 泰华文学出版社，2000.

[4]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1990.

本作品以乃盛和张宽叔两家为例，代表中泰两族之间的矛盾现象，反映彼此种族的观念与成见所造成的仇恨。乃盛，代表泰国人这一方对华人的成见，认为“中国人自私，来到泰国的土地，不但侵占了泰人多种专利，还欺辱泰人人格” [1] (P157)。他甚至想迫华人离开这个地方。同时，以张宽叔为代表的华人对泰国也有成见，认为泰国人懒惰，尤其是乃盛这个泰国人，只会喝酒的醉，“一贯来都要靠妻儿养活，是人间寄生虫” [2] (P154)。但是，一个偶然的事故把他们两家拉近。乃盛不巧被毒蛇咬中。其女儿来张家求救，讨蛇药。张宽叔并非对敌人幸灾乐祸，见难不救，而是暂时放下仇意，立刻伸出援手，热情帮忙，拯救了乃盛的一命。

经过这一场祸中之福后，他们彼此开始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对方。乃盛现在也并不认为中国人自私，相反，他现在知道中国人帮助人，比起泰国人还要热心。相同，张宽叔也认为做小偷的人大部分是泰国人的那种成见是错的。成见改正后，种族仇恨消失，爱情阻碍也随着消失。志刚与汪丽最后能够结了婚。迁移人与本地人互相通婚，最终华人民族与泰国民族能够真正融合为一体。

可惜的是，虽然农村社会的这一角度非常有趣新鲜，但在泰华农民题材小说里，反映这一方面的作品比较少，没有受描写农民题材小说作家的重视。

总之，泰华人和泰国人融合一体的情形，不仅在城市里可以看到，连乡村也一样。这些融合的情况在某些泰华有关农村题材小说中被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了。虽然，这一角度的情形未被泰华农村题材小说作家所重视，但是从内容却反映出农村社会里泰华两个民族的融合的历史事实。这个密切的关系成为泰华农村题材小说所反映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特色。

## 结语

经过分析解剖泰华农民小说所反映的农民世界，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社会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特色的社会。首先，从这些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社会有着自己特殊的结构，是以家庭为主，有着稳固的领导组织，人们相近如亲，彼此互相克苦，彼此合力相助的社会。同时，泰华农民题材作家也在其作品中常常赞扬农人们的传统美德，表现出农村人物身上的优美品格。

[1]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2] 叶树勋主编. 赤贫儿女[M]. 大众印务局承印, 1990.

此外，我们也常常在此类小说看见，农人们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农人们多么依靠自然界生活，怎么学会与自然界共处的景象。另外，泰华农民小说也反映出农村社会有着自己的文化与风俗习惯。不少此类小说都展现出农村是以佛教文化为主导，描写了佛庙、僧人和佛义对农人生活上和精神上有多大的影响，并展示出农村社会各种奇特的风俗习惯，描绘了受自然界的影响，神圣鬼怪的信念，动物的灵性就成的一个一个独特文化。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小说还影射泰国民族和华人民族在泰国农村社会中融为一体的过程的画面。

这些泰华农民小说所反映的，在农村社会世代相传、培养，形成了农村社会的永久独特特征，且成就了泰华农民小说的一脉鲜活有趣题材。

